

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瞽盲正坐知之瞽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關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為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逆使就有道而求迷化將无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按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有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六

武林道士 趙 尚 秀 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未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親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越何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

呂註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眾亦宜矣以道與世尤

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越規規然以越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國固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羸畏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眾越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汝蓋為天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越失道之真猶童釋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為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眾謂來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未愚丹心愚惑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為患既日

擊道存矣又况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罕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固然失措欲反性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厲齋曰義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關也朱愚猶顯蒙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決也規規窺淺貌揭竿求海言求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眾一語勸辨甚力此楚老為人真切處若内无真見聞此鮮不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越於言下忘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條親見世界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為仁義以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无異矣憫憫无歸貌欲反性情而无由入則是速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為

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

江南古藏本作殊愚取形若撮林之義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執裁斲鑿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内捷内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内外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儉然乎能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金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

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内欲惡獲於内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

為通偏獲而不可况内外獲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内雖繁手以執之綱縲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止謂止於分已謂无追故速舍人求已全我而不效彼也无

停迹无節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波亦波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獲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獲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内捷内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獲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縲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内不獲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為物不足以挽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况做效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
 所事為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
 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无為為
 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
 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己故也儻然
 无係倘然无破則如兒子矣使其嗔出於
 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嗔乎以至握而不知
 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
 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孰矣然而營營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獲
 猶羈絆捷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獲也
 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內以捷閉之身
 意之於觸法內獲也不可使至於纏捉而
 置諸外以捷閉之與由外人者中有主則
 不入自內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
 人家有不肖子為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內
 為完於內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
 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越引里
 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越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
 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答
 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見險
 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已而无待於外
 故儻然倘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
 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兇
 而不傷其專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
 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為與物同波而不離
 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聞道愈惑者
 為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願聞小乘而已
 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
 止已則不復求諸己則自信儻然倘然无
 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
 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者而神定縱任而无
 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虛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
 好惡所以自愁執同執謂用功之久鬱鬱
 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獲以皮束物捷閉
 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

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內曰
 內捷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
 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捷言學道不得
 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
 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
 乎越陳惡感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
 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
 今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
 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
 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
 休歇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帝而聲
 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視者屈而不
 可伸小兒久握而无室破共其德猶云同
 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
 知所居所為而與物同波此可為衛生之
 常道也
 請入就舍願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
 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
 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
 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經意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
前為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
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
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古同執轡
繫乎勇達於子充乎類觀然其中津津
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
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獲即六
根之盤固外獲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關
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
為讀疑獨從繫從絕絕句亦有理內外
二獲入之道患在中者善持之則
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
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已有病
而不能醫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
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
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
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己
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見乎乎此誠切
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己而復乎本來之
天其嚆握規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紐

坤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
如此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
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
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儻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
也吾固告汝曰能見乎乎見乎動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
災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
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存與
物共不以利害相攪也越謂已便可得此
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聞
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
適可以為經胡可以為至哉故學者不至
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
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
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破而不能虛
猶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
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
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攪也不與為怪
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
能同无係无礙又何能抱一能勿失儻然
儻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
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見
于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
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
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越聞衛生之經便以為至人之德
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
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
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
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
則利害不足以攪其心矣不為怪以尚奇
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
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儻然儻然去
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越又問然則是至

乎老子復舉前語人能如兒子之槁形夫
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越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
炎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感皆非至者
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

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
誠心无櫻利害兩忘任常不怪空有無係
德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

夫欲至極者必先反厚朴淳朴如嬰兒為
道之捷徑若以言為至猶咀糟粕而求醇
液之美也

腐齋曰義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
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
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
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
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擾為怪而无謀度
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
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
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越又問然則是
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

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
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往
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
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

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越問者三
泊越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
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
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為物
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

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開道悟理則
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
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
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
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

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
未也連詰其至又復引兒之辭以告
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
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
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

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
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權覆答問至
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越之
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